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釋文紀卷十四

明 梅鼎祚 輯

[illegible]廬山就釋慧遠

[illegible]中舍人庶子不應

[illegible]

[illegible]多誕佛咸以我躬不閱

遑恤[illegible]皆不以為然況須彌之

大佛國之偉精神不滅人可成佛心作萬有諸法皆空
宿緣綿邈億劫乃報乎此皆英奇超洞理信事實黃華
之聽豈納雲門之調哉世人又貴周孔書典自堯至漢
九州華夏曾所弗暨殊域何感漢明何德而獨昭靈彩
凡若此情又皆牽附先習不能曠以玄覽故至理匪遐
而疑以自沒悲夫中國君子明於禮義而闇於知人心
寧知佛心乎今世業近事謀之不臧猶興喪及之況精
神我也得焉則清升無窮失矣則永墜無極可不臨深

而求履薄而慮乎夫一局之奕形筭之淺而奕秋之心何嘗有得而乃欲率井蛙之見妄抑大猷至獨陷神於天穽之下不以甚乎今以茫昧之識燭幽冥之故既不能自覽鑒於所失何能獨明於所得唯當明精闇向推夫善道居然宜修以佛經為指南耳彼佛經也包五典之德深加遠大之實含老莊之虛而重增皆空之盡髙言實理肅焉感神其映如日其清如風非聖誰說乎謹推世之所見而會佛之理為明論曰令自無踵至頂以

去陵虛心往而勿已則四方上下皆無窮也生不獨造
必傳所資仰追所傳則無始也奕世相生而不已則亦
無竟也是身也既日用無垠之實親由無始而來又將
傳於無竟而去矣然則無量無邊之曠無始無終之久
人固相與陵之以自斆者也是以居赤縣於八極曽不
疑焉今布三千日月羅萬二千天下恒沙閱國界飛塵
紀積刧普寘化之所容俱眇末其未央何獨安我而疑
彼哉夫秋毫處滄海其懸猶有極也今綴彝倫於太虛

為藐胡可言哉故世之所大道之所小人之所遐天之所邇所謂軒轅之前遐哉邈矣者體天道以高覽蓋昨日之事耳書稱知遠不出唐虞春秋屬辭盡於王業禮樂之良敬詩易之溫潔今於無窮之中煥三千日月以列照麗萬二千天下以貞觀乃知周孔所述蓋於蠻觸之域應求治之麤感且寧乏於一生之內耳逸乎生表者存而未論也若不然也何其篤於為始形而畧於為神哉登蒙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是其際矣且又

墳典已逸俗儒所編專在治迹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策或絶滅於坑焚若老子莊周之道松喬列真之術信可以洗心養身而亦皆無取於六經而學者唯守救蠹之闕文以書禮為限斷閭窮神積劫之遠化炫目前而永忽不亦悲夫嗚呼有似行乎層雲之下而不信日月者也今稱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之謂神者葢謂至無為道陰陽兩渾故曰一陰一陽也自道而降便入精神常有於陰陽之表非二儀所究故曰陰陽不

測耳君平之說一生二謂神明是也若此二句皆以明
無則以何明精神乎然羣生之神其極雖齊而隨緣遷
流成麤妙之識而與本不滅矣今雖舜生於瞽舜之神
也必非瞽之所生則商均之神又非舜之所育生育之
前素有麤妙矣既本立於未生之先則知不滅於既死
之後矣又不滅則不同愚聖則異知愚聖生死不革不
滅之分矣故云精神受形周遍五道成壞天地不可稱
數也夫以累瞳之質誕于頑瞽嚚均之身受體黃中愚

聖天絶何數以合乎豈非重華之靈始麤於在昔結因往劫之先緣會萬化之後哉今則獨絶其神昔有接麤之累則練之所盡矣神之不滅及緣會之理積習而聖三者鑒於此矣若使形生則神生形死則神死則宜形殘神毀形病神困據臭腐則其身或屬纊臨盡而神意平全者及自牖執手病之極矣而無變德行之主斯殆不滅之驗也若必神主於形本非緣合今請遠取諸物然後近求諸身夫五嶽四瀆謂無靈也則未可斷矣若

許其神則嶽唯積土之多瀆唯積水而已矣得一之靈何生水土之麤哉而感託巖流肅成一體設使山崩川竭必不與水土俱亡矣神非形作合而不滅人亦然矣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矣若資形以造隨形以滅則以形為本何妙以言乎夫精神四達並流無極上際於天下盤於地聖之窮機賢之研微逮于宰賜莊嵇吳札子房之倫精用所之皆不疾不行坐徹宇宙而形之臭腐甘嗜所資皆與下愚同矣寧當復稟之以生隨之以滅

邪又宜思矣周公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世或謂空以孝即悶談者何以了其必宜則必無以了矣茍無以了則文稷之靈不可謂之滅矣齋三日必見所為齋者寧可以常人之不見而斷周公之必不見哉嬴博之葬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不之非滅之謂矣夫至治則天大亂治天其要心神之為也堯無理不照無欲不盡其神精也桀無惡不肆其神悖也桀非不知堯之善知己之惡惡已亡也體之所欲悖其神也而知堯惡亡之識常

含於神矣若使不居君位千歲勿死行惡則楚毒交至微善則少有所寬寧當復不稍滅其惡漸修其善乎則向者神之所含知堯之識必當少有所用矣又加千歲而勿已亦可以其欲都澄遂精其神如堯者也夫辰月變則律呂動晦望交而蚌蛤應分至啟閉而燕鴈龍蛇颯焉出沒者皆先之以冥化而後發於物類也凡厥羣有同見陶於冥化矣何數事之獨然而萬化之不盡然哉今所以殺人而死傷人而刑及為縲紲之罪者及今

則無罪與今有罪而同然者皆由㝠緣前遘而人理後發矣夫幽顯一也釁遘於幽而醜發於顯既無怪矣行凶於顯而受毒於幽又何怪乎今以不滅之神含知堯之識幽顯於萬世之中苦以創惡樂以誘善加有日月之宗垂光助照何緣不虛己鑚仰一變至道乎自恐往劫之桀紂皆可徐成將來之湯武況今風情之倫少而汎心於清流者乎由此觀之人可作佛其亦明矣夫生之起也皆由情兆今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者皆精由情

構矣情構於已而則百衆神受身太姒知情為生本矣至若五帝三后雖超情窮神然無理不順苟昔緣所會亦必循俯入精化相與順生而敷萬族矣況今以情貫神一身死壞安得不復受一身生死無量乎識能澄不滅之本稟日損之學損之又損必至無為無欲欲情唯神獨照則無當於生矣無生則無身無身而有神法身之謂也今黃帝虞舜姬公孔父世之所仰而信者也觀其縱轡升天龍潛鳥颺反風起禾絕粒弦歌亦皆由窮

神為體故神功所應倜儻無方也今形理雖外當其隨感起滅亦必有非人力所致而至者河之出圖洛之出書蓂莢無栽而敷玄珪不琢而成桑穀在庭倏然大拱忽爾以亡火流王屋而為烏鼎之輕重大小皆翕歘變化感靈而作斯實不思議之明類也夫以法身之極靈感妙衆而化見照神功以朗物復何奇不肆何變可限豈直仰陵九天龍行九泉吸風絶粒而已哉凡厥光儀符瑞之偉分身涌出移轉世界巨海入毛之類方之黄

虞姬孔神化無方向者衆瑞之奄曖顯沒既出形而入
神同惚怳而玄化何獨信此而抑彼哉寘覺法王清明
卓朗信而有徵不違顏咫尺而昧者不知哀矣哉夫洪
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
谷生黍崩城隕霜之類皆發自人情而遠行天事固相
為形影矣夫形無無影聲無無響亦情無無報矣豈直
貫日隕霜之類哉皆莫不隨情曲應物無遁形但或結
於身或播於事交賒紛綸顯昧渺漫孰覩其際哉衆變

盈世羣象滿目皆萬世已來精感之所集矣故佛經云一切諸法從意生形又云心為法本心作天堂心作地獄義由此也是以清心潔情必妙生於英麗之境濁情滓行永悖於三塗之域何斯唱之迢遰微明有實理而直疏魂怵想飛誠悚志者哉雖然夫億等之情皆相緣成識識感成形其性實無也自有津悟已來孤聲豁然滅除心患未有若斯之至也請又述而明之夫聖神玄照而無思營之識者由心與物絕唯神而已故虛明之本

終始常住不可凋矣今心與物交不一於神雖以顏子
之徹徹而必乾乾鑽仰好仁樂山庶乎屢空皆心用乃
識必用用妙接識識妙續如火之炎炎相積而成爛耳
今以悟空息心心用止而情識歇則神明全矣則情識
之構既新故妙續則悉是不一之際豈常有哉使庖丁
觀之必不見全牛者矣佛經所謂變易離散之法法識
之性空夢幻影響泡沫水月豈不然哉顏子知其如此
故處有若無撫實若虛不見有犯而不校也今觀顏子

之屢虛則知其有之實無矣況自茲以降喪真彌遠雖復進趣大道而與東走之疾同名狂者皆違理謬感遁天妄行彌非真有矣況又質味聲色復是情偽之所影化乎且舟壑潛謝變速奔雷將來未知過去已滅見在不住瞬息之頃無一毫可據將欲何守而以為有乎甚矣偽有之蔽神也今有明鏡於斯紛穢集之微則其照藹然積則其照朏然彌厚則照而昧矣質其本明故加穢猶照雖從藹至昧要隨鏡不滅以之辨物必隨穢彌

非追想所及豈復學者通塞所預乎夫聖固凝廢感而後應耳非想所及即六合之外矣無以為感故存而不論聖而不論民何由悟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神聖已所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陲哉今推所踐戴終至所不議故一體耳推今之神用求昔之所始終至於聖人之所存而不論者

何以不為明之答曰所謂感者抱升之分而理有未至要當資聖以通此理之實感者也是以樂身滯有則朗以若空之義兼愛弗弘則示以投身之慈體非俱至而三乘設分業異修而六度明津梁之應無一不足可謂感而後應者也是以闡道靈鷲天人咸暢造極者蔚如也豈復遠疑緣始然後至哉理明訓足如說脩行何所不備而猶必不信終懷過疑於想所不及者與將隕之疾饋藥不服流矢通中忍痛不拔要求矢藥造構之始

以致命絕夫何異哉皆由猜道自昔故未會無言致使
今日在信妄疑耳豈可以為實理之感哉非理妄疑之
感固無以感聖而尅明矣無非我求蒙蒙而求我固宜
虛己及身隨順玄化誠以信往然後悟隨應來一悟所
振終可遂至真極守是妄疑而不歸純斂衽者方將長
淪惑網之當豈有旦期背向一差升墜天絕可不慎乎
或問曰孔氏之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仁之
至也亦佛經說菩薩之行矣老子明無為無為之至也

即泥洹之極矣而曾不稱其神通成佛豈孔老有所不盡與明道欲以扇物而掩其致道之實乎無實之疑安得不生答曰教化之發各指所應世蘄乎亂洙泗所弘應治道也純風彌凋二篇乃作以息動也若使顔冉宰賜尹喜莊周外讚儒玄之跡以導世情所極内稟無生之學以精神理之求世孰識哉至若冉季子游子夏子思孟軻林宗康成蓋公嚴平班嗣楊王之流或分盡於理教或自畢於任逸而無欣於佛法皆其寡緣所窮終無

僭濫故孔老發音指尊自斯之倫感向所暨故不復越叩
過應儒以弘仁道在抑動皆已撫教得崖莫匪爾極矣
雖慈良無為與佛說通流而法身泥洹無與盡言故弗
明耳且凡稱無為而無不為者與夫法身無形普入一切者
豈不同致哉是以孔老如來雖三訓殊路而習善共轍也
或問曰自三五以來暨于孔老洗心佛法要將有人
而獻酬之跡曾不乍聞者何哉答曰余前論之旨
已明俗儒所編專在治跡言有出於世表或散沒於史

策或絶滅於坑焚今又重數所懐夫三皇之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爾時也孝慈天足豈復訓以仁義純朴弗
離若老莊者復何所扇若不明神本於無生空衆性以
照極者復以何道大道乎斯文没矣世孰識哉史遷之
述五帝也皆云生而神靈或弱而能言或自言其名懿
淵疏通其知如神既以類夫大乘菩薩化見而生者矣
居軒轅之丘登崆峒陟恒岱幽陵蟠木之遊逸跡超浪
何以知其不由從如來之道哉以五帝之長世堯治百

年舜則七十廣成大隗鴻崖巢許夸父北人姑射四子之流玄風畜積洋溢於時而五典餘類唯唐虞二篇而至寡闕子長之記又謂百家之言黃帝文不雅馴搢紳難言唯採殺伐治跡猶萬不記一豈至道之盛不見于殘缺之篇便當皆虛妄哉今以神明之君遊浩然之世攜七聖於具茨見神人於姑射一化之生復何足多談微言所精安知非窮神億劫之表哉廣成之言曰至道之精窈窈冥冥即首楞嚴三昧矣得吾道者上為皇下

為王即亦隨化升降為飛行皇帝轉輪聖王之類也失
吾道者上見光下為土亦生死於天人之界者矣感大
隗之風稱天師而退者亦十號之稱矣自恐無生之化
皆道深於若時業流於玄勝而事沒振古理隨文翳故
百家所摭若曉而昧又搢紳之儒不謂雅馴遂令徇世
而不深於道者仗史籍而抑至理從近情而忽遠化困
精神於永劫豈不痛哉伯益述山海天毒之國偎人而
愛人郭璞傳古謂天毒即天竺浮屠所興偎愛之義亦

如來大慈之訓矣固亦旣聞於三五之世也國典弗傳不足疑矣凡三代之下及孔老之際史策之外竟何可量孔子問禮老明言之關尹之求復為明道設使二篇或沒其言獨存於禮記後世何得不謂柱下翁直是知禮老儒豈不體於玄風乎今百代衆書飄蕩於存亡之後理無備在豈可斷以所見絕獻酬於孔老哉東方朔對漢武劫燒之說劉向列仙敘七十四人在佛經學者之管窺於斯又非漢明而始也但馳神越世者衆而顯

結誠幽微者寡而隱故潛感之實不揚於物耳道人澄
公神聖於石勒虎之世謂虎曰臨淄城中有古阿育王
寺處猶有形像承露盤在深林巨樹之下入地二十丈
虎使者依圖搜求皆如言得近姚畧叔父為晉王於河
東蒲坂古老所謂阿育王寺處見有光明鑿求得佛遺
骨於石函銀匣之中光曜殊常隨路迎覩於灞上比丘
今見存辛寺由此觀之有佛事於齊晉之地久矣哉所
以不說於三傳者亦猶干寶孫盛之史無語稱佛而妙

化實彰由晉而盛於江左也

或問曰若諸佛見存一切洞徹而威神之力諸法自在何為不曜光儀於當今使精麤同其信悟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而令君子之流於佛無覩故同其不信俱陷闡提之若秦趙之衆一日之中白起項籍坑六十萬夫古今彝倫及諸受坑者誠不悉有宿緣大善盡不覩無一緣而悉積大惡而不覩佛之悲一日俱坑之痛憖然畢同坐視窮酷而不應何以為慈乎緣不傾天

德不邀世則不能濟何以為神力自在不可思議乎魯陽迴日耿恭飛泉宋九江虎渡河而蝗避境猶皆心力横徹能使非道玄通況佛神力融起之氣治籍之心以活百萬之命殊易夫納須彌於芥子甚仁於毁身乎一虎一鴿矣而令想焉而弗見告焉而弗聞請之而無救寂寥然與大空無别而於其中有作沙門而燒身者有絶人理而剪六情者有若力役傾資寶而事廟像者頓奪其當年而不見其所得吁可惜矣若謂應在將來者

則向六十萬命善惡不同而枉滅同矣今善惡雖異身後所當獨何得異見世殊品既一不蒙甄别將來浩蕩為欲何望況復恐實無將來乎經云足指按地三千佛土皆見及盲聾瘖瘂牢獄毒痛皆得安寧夫佛遠近存亡有戒無戒等以慈焉此之有心宜見苦痛宜寧與彼一矣而經則快多是語實則竟無暫應安知非異國有命世逸羣者構此空法以脅異翼異善交言有微遠之情事有澄肅之美純而易信者一已輸身遂相承於不測

而勢無止薄乎答曰今不覩其路故於夷謂險誠瞰其塗則不見所難矣夫常無者道也唯佛則以神法道故德與道為一神與道為二故有照以通化一故常因而無造夫萬化者固各隨因緣自作於大道之中矣今所以稱佛云諸法自在不可思議者非曰為可不由緣數越宿命而橫濟也蓋衆生無量神功所藳皆依崖曲暢其照不可思量耳譬之洪水四凶替頑象傲皆化之固然堯舜弗能易矣而必各依其崖涘水流凶允若克

諧其德豈不大哉夫佛也者非他也蓋聖人之道不盡於濟生之俗數化於外生之世者耳至於因而不為功自物成直堯之殊應者耳夫鍾律感類猶心玄會況夫靈聖以神理為類乎凡厥相與冥遘於佛國者皆其烈志清神積劫增明故能感諧洞徹致使釋迦發暉十方交映多寶涌見燈王入室豈佛之獨顯乎我能見矣至若今之君子不生應供之運而域乎禹績之內皆其誠背于昔故會乖于今雖復清若夷齊真如柳季所志苟

殊復何由感而見佛乎況今之所謂或自斯已還雖復禮義熏身高名馥世而情深于人志不附道雖人之君子而實天之小人靈極之容復何由感應豈佛之偏隱哉我弗見矣若或有隨緣來生而六度之誠發自宿業感見獨朗亦當屢有其人然雖道俗比肩復何由相知乎然則麤妙在我故見否殊應豈可以己之不曜於光儀而疑佛不見存哉夫天地有靈精神不滅明矣今秦趙之衆其神與宇宙俱來成敗天地而不滅起籍二將

豈將頓滅六十萬神哉神不可滅則所滅者身也豈不皆如佛言當滅羣生之身故其身受滅而數會於起籍乎何以明之夫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至於雞豕犬羊之命皆乾坤六子之所一也民之咀命充身暴同蛛蟵為綱矣鷹虎非搏噬不生人可飯蔬而存則虐已甚矣天道至公所布者命寧當許其虐命而抑其冥應哉今六十萬人雖當美惡殊品至於忍咀羣生恐不異也美惡殊矣故其生之所享固可賞殊害生同矣故受害之

日固亦可同今道家之言世之所述無以云焉若至于公鄭吉虞怡德應于後嚴延年田蚡晉宣殺報交驗皆書于魏漢世所信覩夫活人而慶流于孫況精神為殺活之主無殃慶於後身乎殺活彼身必受報已身況通塞彼神而不榮悴於己神乎延年所殺皆凡等小人竇嬰王陵宰收之豪賢不殊貴賤異致其報一也報之所加不論豪賤將相晉王不二矣豈非天道至平才與不才亦各其子理存性命不在貴賤故邪然則肫魚雖賤

性命各正於乾道矣觀大鳥之迴翔小鳥之啁噍萬盧所聽之牛西巴所感之鹿情受各深於其類矣今有孕婦稚子於斯而有刳而剔之燔而炙之者則謂寃痛之狹上天所感矣今春獵胎孕燔菹羔雛亦天道之所一也豈得獨無報哉但令相與理緣於飲血之世畋漁非可頓絶是以聖王庖廚其化蓋順民之欲以滅其害踐庖聞聲則所不忍因豺獺以為節疾非時之傷孕解罝而不網明含氣之命重矣孟軻擊賞於釁鐘知王德之

去殺矣先王撫麑救急故雖深其仁不得頓苦其禁如來窮神明極故均重五道之命去殺為衆戒之首萍沙見報於白兔釋氏受滅於昔魚以示報應之勢皆其竊冤精神迂而不昧矣若在往生能聞于道敬脩法界則必不墜長平而受坑馬服矣及在既墜信法能徹必超令難若緣釁先重難有前報及戒德後臻必不復見坑來身矣所謂灑神功於窮迫以拔冤枉之命者其道如斯慈之至矣今雖有世美而無道心犯害衆命以報就

迫理之當也佛乘理居當而救物以法不蹈法則理無橫濟豈佛無實乎譬之扁鵲救疾以藥而不信不服疾之不瘳豈鵲不妙乎魯陽耿恭遠祖九江所以能迴日飛泉蟲虎避德者皆以烈誠動乎神道神道之感即佛之感也若在秦趙必不陷於難矣則夫陷者皆已無誠何由致感於佛而融洽起籍哉夫以通神之衆萃窮化之堂故須彌可見於芥子之內耳又雖令則虎鴿昔或為人嘗有緣會故值佛嘉運捐身濟之割股代之苟無

感可動以命償殺融治之奇安得妄作吹萬之死咸其自己而疑佛哉夫志之篤也則想之而見告之斯聞矣推周孔交夢傅說形求實至古今悠隔傅巖遐岨而玄對無礙則可以信夫潔想西感覩無量壽佛越境百億超至無功何云大空無別哉夫道在練神不由存形是以沙門祝形燒身厲神絕往神不可滅而能奔其往豈有負我契潤人理崎嶇六情何獲於我而求累于神誠自剪絕則日損所情實漸于道若力策觀傾資貿居未

幾有之俄然身滅名實所汱不出盜跨構館栖神象淵然幽穆形從其徽神隨之遠徽則應清遠則福妙盜跨與道孰為優乎頓奪其當年所以超升潛行協于神明福德彰於後身豈能見其所得哉夫人事之動必貫神道物無妄然要當有故而然矣若使幽冥之報不如向論則六十萬命何理以坑乎既以報坑必以報不坑矣今戰國之人眇若安期幽若四皓龍顏而帝列地而君英聲茂實不可稱數同在羿之彀中獨何然乎豈不各

是前報之所應乎既見福成於往行則今行無負於後身明矣見世殊品既宿命所甄則身後所當獨何容濫經之所奇自謂當佛化見之時皆由素有嘉會故其遇若彼今曾無暫應皆咎在無緣而反誣至法空構嗚呼神鑒孔昭侮聖人之殃亦可畏也敢問空構者將聖人與賢人與小人與夫聖無常心蓋就物之性化使遂耳若身死神滅但當一以儒訓盡其生極復何事哉而誑以不滅欺以成佛使燒祝髮膚絕其胖合所遏苗裔數

朝竺法行時人比之樂令江左尸梨蜜庾公高其卓朗郭文舉廓然遂允而所奉唯佛凡自龍樹以達寧皆失身於向所謂不肖者之詭乎然則黃面夫子之事豈不明明也哉今影骨齒髮遺器餘武猶光于本國此亦道之證也夫殊域之性多有精察黠才而嗜欲類深皆以厥祖身立佛前累葉親傳世祗其實影跡遺事昭化融顯故其裔王則傾國奉戒四衆苦徹死而無悔若理多詭曖事不實奇亦豈肯傾己破欲以尊無形者乎若影

物無實聲出來往則古今來者何為若身離欲若是之至往而反者宜其沮懈而類皆更篤乎粗可察矣論曰夫自古所以不顯治道者將存其生也而若由生來昧者不知矣故諸佛悟之以苦導以無生無生不可傾體而引以生之善惡同善報而彌升則朗然之盡可階焉是以其道浩若滄海小無不津大無不通雖邀與務治存生者反而亦固陶潛五典勸佐禮教焉今世之所以慢禍福於天道者類若史遷感伯夷而慨者也夫孔聖

豈妄說也哉稱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而顏冉夭疾厥亂
蔑聞商臣考終而莊則賢霸凡若此類皆理不可通然
理豈有無通者乎則納慶後身受殃三塗之說不得不
信矣雖形有存亡而精神必應與見世而報夫何異哉
但因緣有先後故對至有遲速猶一生禍福之蚤晚者
耳然則孔氏之訓資釋氏而通可不曰玄極不易之道
哉夫人理飄紛存歿若幻籠以百年命之孩老無不
盡矣雖復黃髮鮐背猶自覺所經俄頃況其短者乎且

時則無止運則無窮既往積劫無數無邊皆一瞬一閱以及今耳今積瞬以至百年曾何難及而又鮮克半焉夫物之媚於朝露之身者類無清遐之實矣何為甘臭腐於漏刻以枉長存之神而不自疎於遐遠之風哉雖復名法佐世之家亦何獨無分於大道但宛轉人域嚣于世路故唯覺人道為盛而神想蔑如耳若使迴身中荒升岳遐覽妙觀天宇澄肅之曠日月照洞之奇寧無列聖威靈尊嚴乎其中而唯唯人羣悤悤世務而已哉

固將懷遠以開神道之想感寂以昭明靈之應矣昔仲尼修五經於魯以化天下及其眇邈太蒙之顛而天下與魯俱小豈非神合於八遐故超於一世哉然則五經之作蓋於俄項之閒應其所小者耳世又何得以格佛法而不信哉請問今之不信為謂黔首之外都無神明耶亦謂有之而直無佛乎若都無神明唯人而已則誰命玄鳥降而生商孰遺巨跡感而生棄哉漢魏晉宋咸有瑞命知視聽之表神道炳焉有神理必有妙極

得一以靈非佛而何夫神也者依方玄應不應不預存從實致化何患不盡豈須詭物而後訓乎然則其法之實其教之信不容疑矣論曰羣生皆以精神為主故於玄極之靈咸有理以感堯則遠矣而百獸儛德豈非感哉則佛為萬感之宗焉日月海嶽猶有朝夕之禮秩望之義況佛之道衆高者窮神於生表中者受身於妙生下則免夫三趣乎今世教所弘致治於一生之內夫玄至者寡順世者衆何嘗不相與唯習世情而謂死則神滅

乎是以不務邈志清遐而多循情寸陰故君子之道鮮焉若鑒以佛法則厥身非我盖一憩逆旅耳精神乃我身也廓長存而無已上德者其德之暢於已也無窮中之為美徐將清升以至盡下而惡者方有自新之迴路可補過而上遷是以自古精麤之中潔已懐遠祇行於今以擬來業而邁至德者不可勝數是佛法之效矣此皆世之所壅佛之所開其於類豈不曠然融朗妙有通塗哉若之何忽而不奉乎夫風經炎則暄吹林必凉清

水激濁澄石必明神用得喪亦存所託今不信佛法非
分之必然蓋處意則然誠試避心世物移映清徹則佛
理可明事皆信矣可不妙處其意乎資此明信已往終
將克王神道百世先業皆可幽明永濟孝之大矣衆生
沾仁慈之至矣凝神獨妙道之極矣洞朗無硋明之盡
矣發軫常人之心首路得轍縱可多歷劫數終必逕集
玄極若是之奇也等是人也背轍失路躓蹬長往而永
沒九地可不悲乎若不然也世何故忽生懿聖復育愚

鄙上則諸佛下則蜎飛蠕動乎皆精神失得之勢也今人以血身七尺死老數紀之內既夜消其半矣喪疾衆故又苦其半生之美盛榮樂得志蓋亦何幾而壯齒不居榮必懼辱樂實連憂亦無全泰而皆競入流俗之險路諱陟佛法之曠塗何如其智也世之以不達緣本而悶於佛理者誠亦衆矣夫緣起浩汗非復追想所及失得所關無理以感即六合之外故佛而不論已具前論請復循環而伸之夫聖人之作易天之垂象吉凶治亂

其占可知然原其所以然之狀聖所弗明則莫之能知今所以莫知𮎰其可知逆占違天而動豈有不亡者乎不可以緣始弗明而背佛法亦猶此也又以不憶前身之意謂神不素存夫人在胎孕至于孩齡不得謂無精神矣同一生之内耳以今思之猶寘然莫憶况經生死歷異身昔憶安得不亡乎所憶亡矣而無害人之常存則不達緣始何妨其理常明乎子路問死子曰未知生安知死問事鬼神則曰未知事人焉知事鬼豈不以由

也盡於好勇篤於事君固宜應以一生之內至於生死鬼神之本雖曰有問非其實理之感故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佛家之說衆生有邊無邊之類十四問一切智者皆置而不答誠以答之無利益則墜惡邪然則稟聖奉佛之道固宜謝其所絶餐其所應如渴者飲河挹洪流以盈已豈須窮源於崑山哉凡在佛法若違天理不可得然則疑之可也今無不可得然之理而有順天清神之實豈不誠然哉夫人之生也與憂俱生患禍發於

時事猶沴奮於冥昧雖復雅貴連雲擁徒百萬初自獨
以形神坐待無常家人嗚嗚婦子嘻嘻俄復淪為惚恍
人理曾何足恃是以過隙宜競賒謗冥化縱欲侈害神
既無滅求滅不得復當乘罪受身今之無賴羣生蟲豸
萬等皆殷鑒也為之謀者唯有委誠信佛託心履戒以
攝精神生蒙靈援死則清升清升無已遲將作佛佛固
言爾而人侮之何以斷人之勝佛乎其不勝也當不下
墜彼惡永受其劇乎嗚呼六極若毒而生者所以世無

已也所聞所見精進而死者臨盡類多神意安定有危迫者一心稱觀世音畧無不蒙濟皆向所謂生蒙靈援死則清升之符也夫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日昃不遑食兆民賴之於一化內耳何以增茂其神而王萬化乎今依周孔以養民味佛法以養神則生為明后沒為明神而常王矣如來豈欺我哉非崇塔侈像容養濫吹之僧以傷財害民之謂也物之不窺遠實而覩近弊將橫以詬法矣蓋尊其道信其教悟無常空色有慾心整化不

以尊豪輕絶物命不使不肖竊假非服豈非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天下歸仁之盛乎其在容與之位及野澤之身何所足惜而不自濟其精神哉昔遠和尚澄業廬山余往憩五旬高潔貞厲理學精妙故遠流也其師安法師靈德自奇微遇比丘並含清真皆其相與素洽乎道而後孤立於山是以神明之化邃於巖林驟與余言於崖樹澗壑之間曖然乎有自言表而肅人者凡若斯論亦和尚據經之旨云爾夫善即者因鳥跡以書契窮神

與人之頌緹縈一言而霸業用遂肉刑永除事固有俄爾微感而終至沖天者今無陋鄙言以警其所感奄然身沒安知不以之超登哉弘明集

寄雷次宗書慧遠內通佛理外善羣書時講喪服經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卷承旨次宗後別著義疏首稱雷氏炳因寄書嘲之

昔與足下共於釋和尚間面受此義今便題卷首稱雷氏乎高僧傳

釋文紀卷十四